

欽定唐書

卷百五
十三之
五十八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八

段 顏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師濬仕爲隴州刺史留
不歸更爲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
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
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按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
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詵討護密有功授安西
府別將靈詵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圖怛邏斯城

會虜救至仙芝兵卻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
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
慙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安西請秀實爲判官遷
隴州大推府果毅後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
與虜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
索悉得其虜伏虜師燬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
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
觀變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
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耳嗣業因固請宰遂東
師以秀實爲副嗣業爲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表起

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
以輜重委河內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
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愁
思岡嗣業中流矢卒衆推荔非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
之卽遺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與將吏迎諸
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
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
皆羅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
益知名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卽日鼓行入
援孝德徙邠寧署支度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乃請

屯奉天仰給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
輒散剽孝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爲軍候豈至是邪司
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兵
還孝德薦爲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時郭子儀爲副元
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
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
問白晝羣行丐頡於市有不嫌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甕
盎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
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
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

寇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卽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甞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貽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邪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幾日不大亂

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謹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邠由是安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謨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謨令謨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卽自裂

裳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諶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饑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諶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馬璘代孝德每所咨逮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始璘城涇州秀實爲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曆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旣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畫當報因延數

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橐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日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軍遂遷涇州于時食無久儲郭無居人朝廷患之詔璘領鄭頰二州以佐軍命秀實爲留後軍不乏資二州以治璘嘉其績奏爲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邊戰鹽倉師不利璘爲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竒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

度副使秀實按甲備變璘卒命愿將馬頔主喪李漢惠
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于廷賓將位於牙內尉吏
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
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
華欲謀亂秀實送廷幹京師徙珍景華于外一軍遂安
卽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
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非公會不舉樂飲酒
室無妓媵無羸財賓佐至議軍政不及私十三年來朝
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別條陳帝
悅慰資良渥又賜第一區實封百戶還之鎮德宗立加

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追元載議欲城原州詔中使問狀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功請須農隙炎謂沮已遂召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

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
印追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
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爲繼而
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
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
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
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鑿面
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
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明禮靈岳等
皆繼爲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悵初

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
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
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問吏後以告
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
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
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
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
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
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
元年詔贈太尉諡曰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長

子三品諸子五品並正員官帝還都又詔致祭旌其門
闈親銘其碑云太和中子伯倫始立朝有詔給鹵簿賜
度支綾絹五百以少牢致祭伯倫累官福建觀察使終
大僕卿時宰相李石請文宗加聘禮鄭覃曰自古殺身
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然爲罷朝可其請孫凝文
楚珂知名疑自鄭滑節度使入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封
西平郡公甘露之變疑當誅裴度奏忠臣後宜免死貶
循州司馬文楚咸通末爲雲州防禦使時李國昌鎮振
武國昌子克用欲得雲中引兵攻之殺於鬪雞臺下沙
陀之亂自此始珂僖宗時居潁州黃巢圍潁刺史欲以

城降珂募少年拒戰衆裹糧請從賊遂潰拜州司馬

劉海賓者彭城人以義俠聞爲涇原兵馬將與秀實友善累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喜據涇州叛海賓與其子光國給以奏請及入對因言姦慝可誅狀旣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樂平郡王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戶

顏真卿字清臣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旣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

勅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
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吉溫以私怨構中丞
宋渾謫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
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蔣冽奏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
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
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才壯儲
膾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
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
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
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

爲乃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
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
抗期等爲將分總部伍大饗土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
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
景城司馬李暉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
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
光傳李愷盧奕蔣清首狗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曰
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它日結芻
纒體歛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
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爲

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卽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賈載沈震爲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太守使郡人李崆來乞師崆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爲腹心它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爲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將何以教我崆曰朝家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嚙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以勁兵披嚙口出官師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十

萬衆徇洛陽分犀銳制其衝公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圖死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和琳徐浩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拒戰賊敗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絕平原救軍真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已卽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爲河北

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萼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
輸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
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竒急攻河北諸郡復陷
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
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
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度河
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方朝廷
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
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
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桂柩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

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
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蹇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
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
使崔器日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識又
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毀請築
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爲
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爲御史唐旻誣劾
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
豫飭戰備都統李峘以爲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爲刑部
侍郎展卒舉兵度淮而峘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

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卽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紿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

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
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
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
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
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
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
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使衆人謂陛
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
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
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

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關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遽爲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哀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没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

下瘡痍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于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爲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於是中人等騰布中外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

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因奏列聖謚繁請從初議爲定袁慘固排之罷不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博識今古屢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

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
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
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
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
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
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
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
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
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
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

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執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阬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興元後王

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鬪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臯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顏頊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賻布帛米粟加等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

後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貞元六年赦書授額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爲同州參軍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姍姍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

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
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已得其
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
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考證

段秀實傳孝德薦爲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舊書秀實拜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張掖郡王臣酉按秀實初爲涇州刺史名位尚卑無封王之理後以節度封王于事理爲近當從舊書

令諶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沈炳震曰按舊書大歷八年監倉之戰令諶尚爲都將此云自恨死疑未的也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考證

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九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
晟幼孤奉母孝身長六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
擊吐蕃悍會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
矢殪之三軍譴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鳳翔節度
使高昇召署列將擊疊州叛羌於高當川又擊連狂羌
於罕山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初擊党項有功

授特進試太常卿大曆初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靈州去遷開府儀同三司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璘內忌晟威略歸之朝爲右神策都將德宗始立吐蕃寇劔南方崔寧未還蜀土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之踰漏天拔飛越等三城絕大渡斬虜千級虜遁去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斬楊

朝光晟乘冰度洛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
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朱滔王武俊圍康
日知于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
奉詔東討者吾二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
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爲過公柰何遽引去燧悟
釋然卽造抱真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
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授御史大夫
又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擢等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
果解去晟留趙三日與孝忠連兵北略恒州圍朱滔將
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之悅武俊引兵戰白樓孝忠兵

竿屾引步騎擊破之清苑益急滔武俊大懼悉起兵來救圍屾軍屾內攻景濟而外抗滔等自正月至五月不解會屾疾甚不能興軍中共計引還定州而賊猶不敢逼疾間將復進會帝出奉天有詔召屾卽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屾爲重數止屾無西屾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憑約昏并遺良馬孝忠有親將謁屾屾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亦次渭南軍囂無制德信入謁屾屾責所以

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褻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遷延有異志晟使間說懷光曰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公宜速進兵雖晟不肖願爲公先驅死且不悔懷光不納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鹵掠晟軍整戢懷光使分所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卽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

獨厚今桀逆未平軍不可以異且衆以爲言臣無以解
惟陛下裁處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
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翰林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
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稟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
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所命其增損費
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顧刻削稟賜事出已乃止懷
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促戰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兵
陰通朱泚反迹寢露晟懼爲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
假裨佐趙光錡唐良臣張彧爲洋利劔三州刺史各勒
兵以通蜀漢衿喉未報會吐蕃欲佐誅泚帝議幸咸陽

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陽
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卽
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
是日帝進狩梁州駱谷道隘儲供不豫從官乏食帝歎
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渾瑊曰渭橋在賊
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邪瑊曰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
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
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
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陣
墮以圖收復是時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

之則卑詞厚幣偽致誠於懷光者特赦詹單丕乃使張
或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
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
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
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
公命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
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
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
不聽然其下益攜落畏爲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
威勇以兵數千自拔歸晟皆表以要官帝遣使者間道

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
延節度招討使帝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
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司錄參
軍李敬仲自賊中來乃署節度府判官以諫議大夫鄭
雲逵爲行軍司馬擢張彧自副神策軍及晟家皆爲賊
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
此使晟吏王無忌婿欵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
乃與賊爲間乎此斬之時輪纒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
晟能與下同甘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攜怨邏士得
姚令言崔宣謀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爲我謝

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于此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
出振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
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開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
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
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
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
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詵等縱兵鏖擊賊
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
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
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旣敗當乘機撲

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邪乃悉軍軍光泰門
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墮苑垣
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叱諸將曰
妾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
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進雷譟震地令
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鬪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
成輒北十餘遇皆不勝蹙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
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馘
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引
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

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
唐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袖取賊
馬一卽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
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
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
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脅汙于賊者請以不
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寇愍而市
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
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
兼中書令實封千戶晟遣大將吳詵以兵三千到寶雞

清道自請迎扈不許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已卽跪陳備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爲掩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于碑敕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云又令太子錄副以賜始晟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

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
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
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戕其帥晟請治不冀命者因
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
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實封千五百戶
晟請與李楚琳俱行亦將治殺張鎰罪帝方務安反側
不許晟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時宦者
尹元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晟劾元貞
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
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信少則力不

足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光則必以晉絳慈
隲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宥反
逆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吐蕃
梗西希烈僭淮蔡若棄彊示弱以招窺覲三也懷光旣
赦則朔方將士悉復敘勲行賞追還縑廩今府庫空殫
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旣解河中諸道還屯當有賜
賚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芻橐且
罄人餓死墻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旬時力窮且
潰願無養腹心疾爲後憂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
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許晟至涇而田

希鑒逆謁執之并其黨石奇等悉伏誅表右龍武將軍
李觀爲涇原節度使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
皆將臣吝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
且土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旣乎因悉家貲
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必召息
曩於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虜皆指目歆豔吐蕃君
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
馬燧渾瑊爾不去之必爲吾患卽遣使委辭因燧請和
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
無所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

晟晟選兵三千使王秘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
晟又遣野詩良輔等攻摧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會晟
朝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與晟合因請
調軍食以給西師然天子內厭兵疑將臣生事亦會滉
卒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後雖詔講解而陰不與
也密言晟不可久持兵更薦劉玄佐李抱真經略西北
俾立功以間晟帝惑其言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見
晟備冊禮進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詔晟乘輅謁太廟
視事尚書省賜良馬錦綵千計是歲城與吐蕃盟平涼
虜劫之城挺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云通王府

長史丁瓊者嘗爲延賞擠抑內怨望乃見晟曰以公功
乃奪兵柄夫惟位高者難全盍早圖之晟曰君安得不
祥之言執以聞明年詔爲晟立五廟追賚高祖芝以下
耐其主給牲器牀幄禮官相事它日與馬燧見延英帝
嘉其勲下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盪滌掃隋季荒蕪體
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
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又用端命于
上帝付畀四方王業旣成太階旣平乃圖厥容列于凌
煙閣懋昭績效表式儀形以弗忘朝夕永垂乎來裔君
臣之義厚莫重焉歲在己巳秋九月我行西宮瞻望崇

構見老臣遺像頤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
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竝才與世
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
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在玄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
弼翼之勲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今顧晟等
保寧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謝
闕而未錄孰旌厥賢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爲也在予其
曷敢怠有司宜敘先後各圖其象于舊臣之次命皇太
子書其文以賜晟晟刻石于門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
貫萬年詔可九年薨年六十七帝聞流涕詔百官就第

進弔比大斂帝手詔誓以存保世嗣申告柩前冊贈太師諡曰忠武及葬又御望春門臨送遣謁者宣詔于柩車百官拜哭于道憲宗元和中詔其家與屬籍以晟配饗德宗廟廷僖宗狩蜀倉部員外郎袁皓采晟功烈爲典元聖功錄徧賜諸將表勵之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于是雖厮養小善必記姓名尤惡下爲朋黨者篤分義隆於故舊嵐州刺史譚元澄嘗有德於晟後貶死晟旣貴直其枉詔贈元澄寧州刺史晟撫其二子爲成就之在鳳翔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縉

紳儒者事公勲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邪是非唯上所擇爾叔度慙故晟每進對審審盡大臣節未嘗露于外治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正歲崔氏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卽卻之不得進達禮敦教類若此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旣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其眷遇終始無與比者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懇聽云

愿少謙謹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卽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元和初領夏綬銀宥節度使政簡而嚴部有失馬者愿署牒于道以金購之三日失馬并良馬一繫署下且曰逸而至不告罪當死謹以良馬贖愿歸失馬而縱其良境內肅然徒節武寧軍會伐青鄆數有功以久疾用愬代之召爲刑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鳳翔自是邇聲色而政衰矣長慶中徙宣武始張弘靖給其軍頗厚愿至府庫殫匱賞賚不及弘靖時而侈費過之以威刑操下用婚家寶緩典帳中兵驕驚息沓牙將李臣則等因

衆不忍夜斬緩首愿聞變不及巾與左右數人縋而逸
奪野人乘馳以免其家死於兵三子匿而免兵旣亂因
大掠推李弼主後務請諸朝時責愿不職貶隋州刺史
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復拜河中晉絳等節度使雖嘗
以荒侈敗不能自悛軍政愈弛結納權近官賞隨賂遺
輒盡蒲人怨且亂會卒贈司徒

憲與愬於諸子號最仁孝長喜儒以禮法自矜制調太
原府參軍事醴泉尉于頔鎮襄陽辟署於府時吳少誠
張淮西獨憚頔威彊時謂憲爲之助又辟魏博田弘正
幕府遷衛州刺史以治行稱徙絳州絳有幻人誅民以

亂憲執誅之河中兵本仰食于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
與糴常數十萬石故敖保山爲固民之輸者十牛不勝
一車憲濱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糴
河南以錢還糴絳粟旣免負載勞又權其贏以完新倉
絳人賴利入爲宗正少卿副金吾大將軍胡証爲送太
和公主使還獻回鶻道里記遷太府卿太和初繇江西
觀察使遷嶺南節度使憲勲伐家子所歷皆以吏能顯
政績暴著善治律令性明恕詳正大獄活無罪者數百
人卒官下

愨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以蔭補協律郎遷累衛尉少

卿早喪所生爲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晟以非嫡敕諸子服總慙獨號慟不忍晟乃許服纓旣練晟薨與憲廬墓側德宗敦遣歸第一夕復往帝許之服除授太子右庶子出爲坊晉二州刺史以治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進詹事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旣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懇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懇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爲隋唐鄧節度使懇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懇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懇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

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爲營護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爲備愬沈鷺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嶺岬山以取鑪冶城入白狗汶港柵拔楚城襲朗山再執守將平青陵城禽驍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

乃禽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旣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牀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典橋柵其戰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穫于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禽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及李忠

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諫
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
教之會兩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
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
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
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
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
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
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謀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
謀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

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
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
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
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
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
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一二
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
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
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
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

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殿廝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裴

度至愬以橐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實封戶五百賜一子五品官帝方經略隴右故徙愬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愬代愿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兩鎮世以爲榮董重質得罪被斥愬請賜軍中自效許之乃署爲牙將愬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禽其隊帥五十俘馘萬計淄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徒昭義節度賜第興寧里會田弘正守鎮州乃以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亂殺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

通于天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田公
撫魏七年今鎮人不道而戕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子弟
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牛元
翼曰此劍吾先人嘗以搦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
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愛
其死力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會愬疾甚不能軍詔田
布代之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諡曰
武愬行已儉約其昆弟賴家勲貴飾輿馬矜室廬唯愬
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始晟克京師市不改肆愬
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晚雖忽于取士與

鄭注善議者不以掩其賢

贊曰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爲多

聽字正思七歲以蔭爲協律郎父吏少之不甚敬聽輒使鞭之晟奇其才長乃辟佐于頓府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以聽爲神策行營兵馬使旣戰斬賊驍將憲宗壯之詔圖狀以獻承璀數問聽計卒縛盧從史遷左驍衛將軍出爲蔚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日五萬人無犯者徙安州會

觀察使柳公綽方討蔡以聽典軍一一咨之聲振賊中
召爲羽林將軍帝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西兵懸
弱鄆人素易之聽日整勒士皆奮卽掩賊不虞趨漣水
破沐陽絕龍沮堰遂取海州攻朐山降之懷仁東海兩
城望風送款以功兼御史大夫夏綬銀宥節度使又徙
靈鹽部有光祿渠久廢廢聽始復屯田以省轉餉卽引
渠溉塞下地千頃後賴其饒進檢校工部尚書穆宗初
立幽鎮反擇名臣節度太原者代裴度使統兵北討始
聽爲羽林時有駿馬帝在東宮使左右諷取之聽自以
身宿衛不敢獻於是帝曰李聽往在軍中不與朕馬是

必可任乃授檢校兵部尚書充河東節度使敬宗嗣位
改義成軍大和初討李同捷而魏博將丁志沼反擊其
帥史憲誠詔聽出援擊殺志沼以功封涼國公拜一子
五品官王廷湊之亂詔聽悉兵屯貝州史憲誠懼聽因
取道襲之衷甲候諸郊聽敕士橐兵野次魏人乃安憲
誠既請朝魏人怨詔聽兼帥魏博聽遷延不卽赴魏遂
亂殺憲誠共推大將何進滔乘城拒守聽不得入乃屯
館陶又不設備魏人襲之師驚潰死殆半輜械盡棄
之聽晝夜馳以免於是御史中丞溫造等劾奏魏州亂
憲誠死職繇于聽請論如法天子不罪也罷爲太子少

師聽素以賂遺得權幸心故多爲助力未幾拜邠寧節度使邠署相傳不利治垣舍前刺史視其壞莫敢葺聽日將出鑿凶門何避治署邠亟使完新之卒無異改帥武寧軍有故奴爲徐將不喜聽來乃先殺親吏之使徐者以沮聽聽果懼以疾解授太子少保踰歲節度鳳翔又徙陳許鄭注撫其過詔以太子太保分司東都開成初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文宗嘆曰付之兵不疑退處散地不怨惟聽爲可四年以疾求還復拜太子太保卒年六十一贈司徒聽治官苛細急摯斂頗極所欲盛飾車馬服玩或誠之聽曰家聲在人若示衰薄恐不見

忠功之效吾欲夸而勸之也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
帟墻屋皆滿

聽子琢以家閥擢累義昌平盧鎮海三節度使無顯功
不爲士大夫稱道數免復還廣明時沙陀數盜邊於是
琢爲宿將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
營節度使徙河陽三城坐逗撓下遷刺史卒

王昶者晟之甥武敢閑騎射晟在師昶無不從攻朱泚
於光泰門賊方銳昶與李演鏖戰蹀血賊數北諸軍乘
之遂大振以功擢神策將擊吐蕃有功晟視昶與子姓
等其給與過之晟兵罷昶亦不見用召爲左衛上將軍

元和中拜朔方靈鹽節度使吐蕃欲作烏蘭橋以過師積材河曲朔方府常遣兵發其木委于河故莫能成及秘至虜知其寡謀乃厚賂之而亟遂功築月城以守自是虜歲入爲寇朔方乘障不暇人以咎秘在鎮檢下亡術猜忌多殺人召還爲右衛將軍故事將相除徙皆內出制故號白麻至秘以責罷遂中書進制久之卒

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獬河南李希烈訐鄭汭晟無積貫輸糧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爲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

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稷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宋 端明 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八十

馬渾

馬燧字洵美系出右扶風徙爲汝州郟城人父季龍舉
孫吳侗儻善兵法科仕至嵐州刺史燧姿度魁傑長六
尺二寸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
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安祿山
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
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

關退亡所據則坐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
會顏杲卿招循舉兵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縊殺
之燧走西山間道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寶應中澤
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
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
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
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
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因進說曰屬與
回紇接且得其情觀僕固懷恩樹黨自重裂河北以授
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等其子瑒佻勇不義將必

窺太原公當備之既而懷恩與太原將謀舉其城辛雲
京覺之不克嵩自相衛歸懷恩糧以絕河津抱玉令燧
說嵩嵩告絕於懷恩卽署燧左武衛兵曹參軍累進至
鄭州刺史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爲便徙懷州時師旅
後歲大旱田蕪不及耕燧務勤教化止橫調將吏有親
者必造之厚爲禮瘞暴齒止煩苛是秋稻生于境人賴
以濟抱玉守鳳翔表燧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
通道虜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爲譙櫓
八日而畢虜不能暴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
授商州刺史兼水陸轉運使大曆中河陽兵逐其將常

休明詔燧檢校左散騎常侍爲三城使汴將李靈耀反
帝務息人卽授以汴宋節度留後靈耀不拜引魏博田
承嗣爲援詔燧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靈耀多張
旗幟以犯王師忠臣之兵潰而西燧軍頓熒澤鄭人震
駭忠臣將遂歸燧止之益治軍忠臣乃還收亡卒復振
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敗賊於西梁固靈耀以銳卒八
千號餓狼軍燧獨戰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寇諸
軍田悅帥衆二萬助靈耀破永平將杜如江等乘勝距
汴一舍而屯忠臣合諸軍戰不利燧爲奇兵擊之悅單
騎遁汴州平燧知忠臣暴傲讓其功出舍板橋忠臣入

汴果因會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秋大雨河
溢軍吏請具舟以避燧曰使城中盡魚而獨完其家吾
不忍旣而水不爲害遷河東節度留後進節度使太原
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
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
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
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
以肄威震北方建中二年朝京師遷檢校兵部尚書封
豳國公還軍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卽輸款朝廷
燧建言悅必反旣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

內外援邢將李洪臨洛將張仵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嚙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是夜東壘遁燧進營狗明山取棄壘置輜重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洛饗士以戰必勝術也卽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

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哀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芑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鑱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

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齋十日糧進營
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
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
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待
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卽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
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謀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
莽廣百步爲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
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走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
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晉卿安墨斃虜三千人尸相
駘藉三十里淄青兵幾殲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

明追不至悅乃得入抱真芑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悅嬰城自守於是李再春以博州悅兄昂以洛州王光進以長橋皆降悅使符璘李瑤衛還淄青殘兵璘等亦降魏導御溝貫城燧塞其上游魏人恐悅遣許士則侯臧間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會二人者怨望乃連和悅侍燕趙方至卽出兵背城陣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魏州大都督長史滔武俊聯

兵五萬傳魏會帝遣李懷光以朔方軍萬五千助燧懷
光勇于鬪未休士卽與滔等戰不利悅決水灌軍燧兵
亦屈退保魏縣滔等瀕河爲壘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
還軍太原初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鉢鉢奔燧燧奏
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共解邢圍獲軍糧燧自有之以
餘給抱真軍抱真益怒洹之捷軍進薄魏悅以突騎犯
燧營李芑救之抱真勒兵不出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
真營并請雜兩軍平其功抱真不聽請獨當一面繇是
逗遛帝數遣使講解武俊略趙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
戍邢燧怒謂抱真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邢將引

還李晟和之乃復與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洛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玄卿爲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亦請兼隸于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至太原遣軍司馬王權以兵五千走奉天又遣子彙與諸將子璧中渭橋帝已幸梁乃還時天下方騷北邊數有警燧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瀦爲東隍省守裨萬人又醜汾環城樹以固隄詔兼保寧軍節度使帝還京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爲河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要廷珍

守晉毛朝敷守隰鄭抗守慈燧移檄鐫諭皆以州降因拜燧晉絳慈隰節度使武俊之圍趙也康日知不支將棄趙燧請詔武俊擊朱滔授以深趙以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及三州降燧固讓日知且言因降受節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利帝嘉許籍府庫兵仗以授日知日知大喜過望燧乃率步騎三萬次于絳略定諸縣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遂圍絳拔外郭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遣李自良定六縣降其將辛旒收卒五千裨將谷秀違令掠士女斬以徇與賊戰寶鼎射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級獲馬五百于時天下蝗兵艱食物貨翔躡中朝臣

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燧以懷光逆計久反覆不可信
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
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
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
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
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
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
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
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邪今不遠數步可射
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卽率衆降燧以

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爲不及也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進營焦籬堡堡將降餘戍望風遁去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衆猶萬六千誅其黨閻晏孟寶張清吳問等宅脅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官還太原帝賜宸辰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榜其顏以寵之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自屯鳴沙及春畜產死糧乏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虜燧次石

州結贊懼乞盟帝不許乃遣將論頰熱甘辭請于燧且重幣申勤勤明年燧還太原與論頰熱俱朝盛言宜許以盟天子然之燧之朝結贊遽引去帝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劫城僅得免吐蕃歸燧之兄子弁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飢公若度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今釋食以報帝聞悔怒奪其兵拜司徒兼侍中賜妓樂奉朝請而已與李晟皆圖象凌煙閣後病足不任謁九年十月自力朝廷英詔母拜時晟已卒帝顧燧曰尚記與太尉晟俱來邪今乃獨見公因悲涕燧亦疾而仆帝親掖之詔左右扶去送至陞燧頓首泣謝固乞骸讓侍中不許

卒年七十贈太傅諡曰莊武子彙暢

暢少以蔭至鴻臚少卿建中中熒討賊山東暢留京師
於是大旱朝廷議括商旅緡錢多亡命入南山爲盜暢
客單超俊李雲端等竊議以爲事且危暢是其言遣奴
諫熒班師熒怒執奴以聞使兄炫拘暢請罪帝方倚熒
資不問但誅其客勅炫賜暢杖三十然亦罷括商人令
熒沒後以貲甲天下暢亦善殖財家益豐晚爲豪幸牟
侵又彙妻訟析產貞元末神策中尉楊志廉諷使納田
產至順宗時復賜之中官往往逼取暢畏不敢去以至
困窮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諸子無室廬自託奉誠園

亭觀卽其安邑里舊第云故當世視暢以厚畜爲戒有
司諡曰縱子繼祖生四歲以門功爲太子舍人五遷至
殿中少監

燧兄炫字弱翁少以儒學聞隱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
中李光弼鎮太原始署掌書記常參軍謀光弼器焉刑
部郎中田神功帥宣武署節度判官授連潤二州刺史
以清白顯燧爲司徒授刑部侍郎辭疾以兵部尚書致
仕卒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臯蘭都督父釋之有
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遷累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

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城年十一善騎射隨釋
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
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
常冠軍署折衝果毅節度使安思順授城偏師入葛祿
部略特羅斯山破阿布思與諸軍城永清及天安軍遷
中郎將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
其左肩死之肅宗卽位瑊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
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
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改太常
卿實封二百戶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會釋之喪起

復朔方行營兵馬使從子儀擊吐蕃邠州留屯邠虜復入至奉天瑊戰漠谷有功遷太子賓客屯奉天周智光反子儀令瑊以步騎萬人下同州智光平以邠寧隸朔方軍瑊屯宜祿大曆七年吐蕃盜塞深入瑊會涇原節度使馬璘討之次黃菩原瑊引衆据險設槍壘自營遏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旣還虜躡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于虜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自是歲防長武城盛秋領邠州刺史吐蕃入方渠

懷安瑊擊走之子儀入朝留知邠寧慶兵馬後務回紇
侵太原破鮑防軍拜瑊都知兵馬使自石嶺關而南督
諸軍犄角虜引去進兼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子儀爲
太尉德宗析所部爲三節度以瑊兼單于大都護振武
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州節度副大使未
幾崔寧領朔方故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中李希
烈詐爲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
幣普王爲荆襄元帥討希烈也以瑊爲中軍都虞候帝
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
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

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
雨晝夜不息凡浹日鑿塹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
惴或夜縋出掇蔬本供御帝與瑊相泣泚方據乾陵下
瞰城翠翟紅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
斥天子以爲勝在景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
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鄣
指城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帝
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
突將死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
因曰朕與公訣矣令馬承倩往有急可奏瑊俯伏嗚咽

帝撫而遣之。城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
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
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鹽城。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
憂不支。羣臣號天以禱。城中矢自擣去。被血而戰。愈厲。
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是日詔授
瑊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
乃去。進行在都。知兵馬使實封五百戶。乘輿進狩山南。
瑊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卻之。遷檢校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
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道永平軍奉天行營副

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往欽哉瑊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乃率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瑊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瑊與韓游瓌戴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瑊兼侍中實封戶八百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帥繇樓煩郡王徙咸寧賜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將相送歸第與李晟鈞禮俄加朔方行營副元帥與馬燧同討李懷光懷光平檢校司空任一子五品官還屯河中

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闕京師而畏瑊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辭重禮請燧講好燧苦贊帝乃詔約盟平涼川以瑊爲會盟使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瑊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瑊鎮奉天虜罷還河中貞元四年虜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羣臣奉慰延英贈太師諡曰忠武喪車至自鎮帝復廢朝瑊好書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世

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待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
事稍桀驚則姑息之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
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君子
賢之本名日進稍顯改焉五子鎬鑣爲達官

鎬謙謹喜交士大夫歷鄧唐二州刺史有政譽元和中
延州沙陀部苦邊吏貪震擾不安李絳建言宜選才職
稱者爲刺史乃任鎬延州會討王承宗而義武節度使
任廸簡病不能軍以鎬將家可用乃遷檢校右散騎常
侍義武軍節度副使俄代廸簡爲使治兵頗有法然短
於計略不持重鎮定二軍間不百里鎬引兵壓鎮境而

屯距賊三十里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畏見鎬無斥候乃潛師入定境焚廬蓄屠鄉聚鎬軍遂搖亦會中人督戰乃出薄賊大敗而還詔以陳楚代之時師飢凍聞鎬方罷遂亂劫鎬之家至裸辱楚聞馳入城乃定令軍中歛所剽歸鎬以兵衛出之貶韶州刺史後代州刺史韓重華奏收鎬供軍金幣十餘萬乃復貶循州卒贈工部尚書

錢以蔭補諸衛參軍累擢至豐州刺史坐贓七百萬文宗以勲臣子貶袁州司馬還爲袁王傅至太子詹事訓注亂或言錢匿賈餼爲百騎所捕苦辨乃免然家爲兵

剽皆盡文宗憐之授少府監遷殿中宰相以瑊之裔擬
刺史帝曰是豈可以牧民念其父功富之可也宰相言
鐵嘗治郡有績從之拜壽州刺史終諸衛大將軍

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親令于
衆無不感槩用命鬪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
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
不臣平涼大臣奔辱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天下以
爲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廢功瑊親與
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爲恭殆有猛志而無英
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燧瑊固出晟下遠甚功名

大小信其然乎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考證

渾瑊傳父釋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回鶻傳爲僕固

懷恩所殺沈炳震以回鶻傳誤

臣酉

按回鶻傳云知

朔方留後僕固懷恩之走聲爲歸鎮釋之曰是必衆
潰將拒之其甥張詔曰彼如悔禍渠可不納釋之信
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詔殺釋之收其軍其叙次
歷歷似不宜誤然舊書傳亦云與吐蕃戰沒于靈武
蓋傳聞異詞故新書兩收之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考證

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八十一

楊戴陽二李韓杜邢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興行間以先鋒功授甘泉府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涇州斬獲多加驃騎大將軍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往討常冠軍懷光赴難奉天屬朝晟兵千人下咸陽賜實封百五十戶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大索軍實多募士欲潛歸之朝晟父懷賓爲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

及同謀者游瓌遣懷賓告行在德宗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朝晟泣見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不可以主兵懷光繫之及諸軍圍河中游瓌營長春宮而懷賓戰甚力懷光平帝原朝晟因爲游瓌都虞候父子皆開府賓客御史中丞軍中以爲榮吐蕃犯邊游瓌自將守寧州而御士寬軍驕及張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逃於郊衆脅監軍請以范希朝爲節度使希朝時已在京師明日朝晟出給衆曰予來賀所請之當也衆稍定朝晟結諸將謀誅首惡者居三日給遣人自邠來曰前請報罷張公已舍邠矣反者皆當死吾不願盡誅也第取首惡者

衆所謹指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入于軍帝以希朝爲節度副使而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城鹽州發卒護境朝晟屯木波堡會獻甫卒有詔代爲邠寧節度使朝晟請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詔問須兵幾何報曰部兵可辦帝問前日城五原興師七萬今何易邪對曰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薄戎而城虜料王師不十萬勢難輕入若發部兵十日至塞下未三旬城畢積芻聚糧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拔萊野翦夷虜且走此萬全計也若發大兵閱月乃至虜亦來來必戰戰則不暇城矣帝納其策師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跡水

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環之遂爲淳淵士飲仰足圖其事
以聞有詔置祠命泉曰應聖已城吐蕃悉衆至度不能
害乃引去復城馬嶺而歸開地三百里十七年卒于屯
曩休顏字休顏夏州人家世尚武志膽不常郭子儀引
爲大將諭平党項羌以安河曲試太常卿封濟陰郡公
進封咸寧郡王兼朔方節度副使城邠州功最遷鹽州
刺史朱泚反率兵三千晝夜馳奔問行在德宗嘉之賜
贖戶二百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等扞禦有勞帝進狩
梁洋留守奉天李懷光屯咸陽使人誘之休顏斬其使
勒兵自守懷光貽駭自涇陽夜走遷檢校工部尚書奉

天行營節度使合渾瑊兵破泚偏師斬首三千級追至中渭橋京師平又與瑊率兵趨岐陽邀泚殘黨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進戶四百從乘輿至京師賜女樂甲第拜左龍武軍卒贈揚州大都督弟休璿歷開府儀同三司封東陽郡王休晏歷輔國大將軍封彭城郡公俱以將略稱

陽惠元平州人以趨勇奮事平盧軍從田神功李忠臣浮海入青州詔以兵隸神策爲京西兵馬使鎮奉天德宗初立稍繩諸節度跋扈者於是李正己屯曹州田悅增河上兵河南大擾詔移兵萬二千戍關東帝御望春

樓誓師因勞遣諸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張巨濟與衆約是役也不立功母飲酒臣不敢食其言旣行有饋於道惟惠元軍瓶壘不發帝咨歎不已璽書慰勞俄以兵三千會諸將擊田悅戰御河奪三橋惠元功多以兵屬李懷光及朱泚反自河朔赴難解奉天圍加檢校工部尚書攝貝州刺史詔惠元與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鄜坊節度使李建徽及懷光聯營便橋晟知懷光且叛移屯東渭橋翰林學士陸贄諫帝曰四將接壘晟等兵寡位下爲懷光所易勢不兩完晟旣慮變請與惠元東徙則建徽孤立宜因

晟行合兩軍皆往以備賊爲解趣裝進道則懷光計無所施帝不從使神策將李昇往伺還奏懷光反明甚是夕奪二軍惠元建徽走奉天懷光遣將冉宗馳騎追及於好時惠元被髮呼天血流出皆袒裼戰而死二子晟嵩匿井中皆及害建徽獨免詔贈惠元尚書左僕射晟殿中監嵩邠州刺史

少子旻字公素惠元之死被入創墮別井或救得免歷邢州刺史盧從史旣縛潞軍潰有驍卒五千從史嘗以子視者奔于旻旻閉城不內衆皆哭曰奴失帥今公有完城又度支錢百萬在府少賜之爲表天子求旌節旻

開諭禍福遣之衆感悟遂還軍憲宗嘉之遷易州刺史
王師討吳元濟以唐州刺史提兵深入二百里薄申州
拔外郭殘其垣以功加御史中丞容州西原蠻反授本
州經略招討使擊定之進御史大夫合邕容兩管爲一
道卒贈左散騎常侍

李元諒安息人本安氏少爲宦官駱奉先養息冒姓駱
名元光美須髯驚敵有謀以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李
懷讓節度鎮國署奏以自副居軍十年士心憚服德宗
出奉天賊遣將何望之至華州於是刺史董晉棄城走
望之欲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引兵徑薄其城拔

之時兵興倉卒裹鬪爲鎧剡蒿爲矢募兵數日至萬餘
軍氣乃振賊來攻輒卻時尚可孤守藍田元諒屯昭應
王權壁中渭橋賊兵不能踰渭南未幾遷鎮國軍節度
使封武康郡王先是詔發幽隴兵東討李希烈師方出
關泚使劉忠孝召還至華陰華陰尉李夷簡說驛官捕
之追及關元諒斬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華州獨完
俄詔元諒與李晟收京師次滻西元諒先奮鏖賊敗之
進屯苑東晟使壞苑垣入泚連戰皆北遂大潰京師平
讓功於晟退壁近郊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實封戶五百
賜甲第女樂一子六品官李懷光反與馬燧渾瑊討之

其將徐廷光素易元諒數嫚罵爲優胡戲斥侮其祖又使約降曰我降漢將耳及馬燧至降於燧元諒見韓游瓌曰彼詬吾祖今日斬之子助我乎許諾旣而遇諸道卽數其罪叱左右斬之詣燧謝燧大怒將殺元諒游瓌見曰殺一偏裨尚爾卽殺一節度法宜如何燧默然元諒請輸錢百萬勞軍自贖城亦爲請燧赦之帝以專殺恐有司劾治前詔勿論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城會平涼元諒軍潘原游瓌軍洛口以爲援元諒曰潘原去平涼七十里虜詐不情如有急何以赴請與公連屯城以違詔不聽城壁盟所二十里元諒密徙營次之

既會元諒望雲物曰不祥虜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俄而虜劫盟城奔還元諒兵成列出而涇原節度使李觀亦以精兵五千伏險與元諒相表裏虜騎乃解元諒遣車重先而與城振旅徐還時以爲有古良將風是會也微元諒觀二人城且不免帝嘉歎賜善馬金幣良厚因賜姓及名更節度隴右治良原良原隍堞涇圯旁皆平林薦草虜入寇常牧馬休徒於此元諒培高浚淵身執苦與士卒均糗糴榛莽闢美田數十里勸士墾藝歲入粟菽數十萬斛什具畢給又築連弩臺遠烽偵爲守備進據勢勝列新壁虜至無所掠戰又輒北由是涇隴

以安西戎憚之卒年六十二贈司空諡曰莊威

李觀其先自趙郡徙洛陽故爲洛陽人少沈厚寡言以策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子儀遣佐坊州刺史吳伯爲防遏使以親喪解吐蕃內寇代宗幸陝觀隱蓋屋率鄉里子姓千人守黑水虜不敢侵嶺南節度使楊慎微奏爲偏將徐浩李勉代節度常倚以軍政數捕平劇賊遷大將試殿中監召爲右龍武將軍涇師叛觀適番上卽領兵千餘扈德宗奉天詔盡察諸軍整飭誰邏增募五千人輦槍謹豎士氣益振賜封戶二百授二子八品官從至梁州帝還詔總後軍擢四鎮北廷行軍涇原節度

使在屯四年訓部伍儲藏饒衍平涼之盟吐蕃不得志
是年觀入朝前一日就道虜至期出精騎徂擊不及去
以少府監檢校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傅

韓游瓌靈州靈武人始爲郭子儀裨將安祿山反使阿
史那從禮將同羅突厥五千騎僞降於朔方出塞門誘
河曲九蕃府六胡叛部落凡五十萬子儀使游瓌率辛
京杲擊破之九蕃府還附累進邠寧節度留後奉天之
狩兵未集游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以兵三千來赴自
乾陵北趨醴泉未至有詔引軍屯便橋次泥泉與泚兵
值游瓌欲還奉天監軍翟文秀曰吾壁于此賊敢踰我

而西可夾攻取之今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天子也游瓌曰不然我寡賊衆彼分以亢我餘衆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子且奉天無彊卒安得夾攻吾士之且寒賊以利誘之衆且潰遂還奉天泚兵躡攻之戰不利泚兵奪門游瓌殊死戰乃解泚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爲攻具可以火之旣而賊大譟攻南雉游瓌曰是分吾力也趨北雉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傳滿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燼賊氣沮故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帝以衛軍無職局軍置統軍一員以游瓌惟明賈隱林處之李懷光

叛誘游瓌爲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誤臣使震驚乘輿後持臣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兵怙以爲亂今邠有張昕靈武有甯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李朝臣渭北有竇覲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與地授之罷懷光權而尊以元功諸將仰首各聽其帥彼安能以亂帝曰罷懷光權而泚益張若何對曰陛下約士以不次之賞今貢賦方至發而酬之其守自固邠有萬精甲臣得將之可以誅賊四方杖義而起賊不足慮帝美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稍嚴卒以

警游瓌不知發怒嫚罵瑊帝疑有變卽日幸梁州游瓌使子從帝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旣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曰邠有留甲可以立功殆天假也游瓌悟誘舊部兵八百馳入邠說昕曰懷光自蹈禍機公今可取富貴無共污不義也我願以麾下爲公先驅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昕欲殺游瓌戒左右衷甲入昕小史李岌潛白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聞時懷光子玫在邠游瓌衛出之日殺之祇以怒敵至必遽不如捨之玫至涇陽懷光遂走蒲州游瓌屯七盤受李晟節度詔拜邠

寧節度使遂會渾瑊於奉天與瑊戴休顏分扼京西要險李晟入長安游瓌破泚兵咸陽泚走涇州游瓌使諭涇將楊澄澄拒不納泚遂敗京師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實封戶四百帝至自興元游瓌及瑊休顏從而李晟尚可孤李元諒奉迎論功與瑊等皆第一游瓌還屯邠寧懷光寇同州瑊元諒敗於乾坑詔游瓌率兵并力敗賊衆五千于屯遂會瑊馬燧圍蒲城師次焦籬堡守將尉珪降懷光見勢單蹙乃縊死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隴邠寧游瓌追至安化虜營合水北游瓌策曰賊行無人地必怠可襲取之使將史履澄夜領兵五百入其營斬

數百級取馬五千遼明虜以兵尾擊游瓌羅幟自衛擊
鼓四發虜驚潰去是歲復圍鹽州刺史杜彥光約與之
城吐蕃許之又取銀夏麟等州游瓌請收鹽州以斷戎
人走集虜入漢食禾菽方春而病此天亡時也有詔李
元諒韓全義率師一萬會游瓌收鹽州吐蕃請修清水
盟以歸侵地馬燧爲之請詔問游瓌答曰西戎弱則請
盟疆則入寇今侵地益深而乞盟詐我也帝不從會盟
平涼詔游瓌以軍屯洛口盟之日游瓌以勁騎五百待
非常令日卽有變急趨栢泉以分虜勢城被劫馳以免
虜見兵出卽解去後吐蕃寇大回原游瓌方壁長武卽

選騎八百迎擊自引兵繼之監軍以爲戎不可易答曰賊攻豐義今游騎先破則彼大衆不敢前豐義全矣戰南原敗之吐蕃夜遁會子欽緒以射生將衛京師與妖人李廣弘謀反謀泄奔邠州中人捕斬以狀示游瓌游瓌懼求歸死京師帝不許又執欽緒二息送京師帝亦原之未幾入朝素服聽命有詔復位勞遇如故游瓌盛言城豐義以遏虜侵帝悅趣還軍初游瓌之朝衆謂且得罪故齋送殊薄旣還舉軍不自安大將范希朝善兵游瓌畏其偏欲誅之希朝奔鳳翔帝聞召入宿衛游瓌遣兵築豐義纔二板而潰寧卒數百大掠游瓌不能禁

詔用張獻甫代之游瓌畏亂委軍輕出還京師拜右龍
武統軍卒諡曰襄廣弘者自言宗室子始爲浮屠妄曰
我嘗見岳瀆神當作天子可復冠男子董昌舍廣弘於
資敬寺召相工唐郭視之教郭告人曰廣弘且大貴乃
誘欽緒神策將魏循李儉越州參軍事劉昉等作亂昉
家數具酒大會廣弘所陰相署置又妄曰神戒我十月
十日趣舉約欽緒夜擊鼓譟凌霄門焚飛龍廡循等以
神策兵迎廣弘事捷大剽三日循儉上變乃禽廣弘及
支黨鞫仗內付三司訊實皆殊死廣弘臨刑色自如由
是禁人不得入觀祠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以裨將隸郭子儀積功勞至朔方節度使軍令整嚴士畏其威奉天之狩希全與鄜坊節度使李建徽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引兵赴難次漠谷爲賊邀擊乘高縱石下之彊弩雜發德宗使援之不克還保邠州賊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靈鹽豐夏節度使封餘姚郡王將卽屯獻體要八章砭切政病帝嘉納賜君臣箴一篇尋兼夏綏銀節度都統建言鹽州據要會爲塞保鄣自平涼背盟城陷于虜於是靈武勢縣鄜坊單逼爲邊深患請復城鹽州乃詔希全及朔方邠寧銀夏鄜坊振武及神策行營諸節度合選士

三萬五千屯鹽州又勅涇原劔南山南軍深入吐蕃牽
撓其力使不得犯塞執築凡六千人閱二旬畢由是虜
憚不輕入希全居河西久頗越法橫肆帝數容掩其短
豐州刺史李景略名出希全上疑逼已遂排劾之帝爲
斥以答其意素苦風眩稍劇益忌忍遂誣殺判官李起
吏下累息卒贈司空

邢君牙瀛州樂壽人少從幽薊平盧軍以戰功歷果毅
折衝郎將安祿山反從侯希逸涉海入青州田神功爲
兗鄆節度使使君牙將兵屯好畤防盛秋吐蕃犯京師
代宗出陝以扈從功累封河間郡公建中初李晟從馬

燧討田悅以君牙爲都將在武安襄國間凡五戰斬馘
功最德宗出奉天晟率君牙倍道赴難徙屯渭橋軍中
便宜惟君牙得豫晟在鳳翔數行邊常以君牙守晟入
朝代爲鳳翔觀察使俄領節度檢校尚書右僕射吐蕃
歲犯邊君牙劭耕講戰以爲備戎不得侵又城隴州平
戎川號永信城卒官贈司空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
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擿簿書以盜沒宴錢五萬君牙
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
乃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釋吏引爲上客留月餘
以五百緡爲謝其屈已好士類此

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唐書卷一百五十六考證

韓游瓌傳進邠寧節度留後○舊書作邠寧節度使

臣

酉按游瓌屯七盤受李晟節度時詔拜邠寧節度使
此處自應是節度留後舊書誤

唐書卷一百五十六考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八十二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
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
請爲忘年交旣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
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
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
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又四賦經

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
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
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
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案籍煩
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
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
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
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
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
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趨其言遷

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爲翰林學士會馬
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
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
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
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
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
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据蔡許富全之地而
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饒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
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
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

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
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
足也今若還李芄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
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立國之權在
審輕重大小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
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
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
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豪傑以
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
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

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爲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旣自陝還懲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廩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爲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榷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

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
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
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芄還軍援洛懷光救
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
京師稅間架權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
本整棼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効從狩奉天
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
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
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始帝倉卒變
故每自剋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

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退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歛焉加歛旣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

下悉而東征邊備空屈又按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算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囂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忿讎竝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

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
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
能効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
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視聽
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
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
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
信也履信思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
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
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

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
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
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
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亾多難而興治或
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
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
事之艱而知勅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
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
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
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儉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

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
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帝又問贊事切
於今者贊勸帝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
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
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
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儉人賣爲威福今茲之禍推誠
之敝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
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
豈曰倦哉贊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
懼溺而自沈者其爲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母以

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卽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爲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

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不盡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給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爲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

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耻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爲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

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
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多言無驗不
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
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
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
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
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
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
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
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

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二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耻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衒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

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隔而猜忌者乎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

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爲朕計之贊奏言古之人君
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
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
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
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
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
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冗號以受實
患哉帝從之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橐付贊使商討其
詳贊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彊
其意卽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

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闈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論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

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贊諫以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瓌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卽撤其署李懷

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卽上言兵稟薄與神策不等
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
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
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贄與懷光
語及晟懷光妄詫曰吾無所藉晟贄卽美其彊雄使不
得翻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者且無辭歸短於朝又
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
足支賊俾爲掎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
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
爲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

徹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贊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贊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喪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喪天寶之季嬖幸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爲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爲重利近

實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
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
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
不趨矣故錫貨財列稟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
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
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
奉者惟職事一官以叙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
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
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
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

一器果一盛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宜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嶺旣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爲猖

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
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
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
定難元從功臣贊曰宮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
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
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
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贊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
之疇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
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
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

馳傳迎復神主脩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耄定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室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賊資遣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江東帝遣中

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賙遺一不取惟
韋臯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
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
爲學士入謝伏地顰泣帝爲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
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贊亦數言參罪失貞
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
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
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贊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
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

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齊桓公
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
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
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
促以沮議爲出衆自異爲不羣趣小利昧遠圖效小信
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
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
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
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
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

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賞鑒獨
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
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
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
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
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
一調吏員稽壅則案牘叢淆僞冒蒙真吏緣以爲姦廢
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
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柅吏姦天下便之當
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

顧不肯判費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山構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繪北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歛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于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可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

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置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橈敗適所以啓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彊且以水草爲居討獵爲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

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
吏脩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示遐禁侵暴
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
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
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
脩封疆守要害蹊塹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
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
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
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
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

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
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
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鐔授
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
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
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
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
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恤常制不徇衆情死
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
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

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它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邀所不能彊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爲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爲隣晝則荷戈以

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
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
關東百物阜殷士怵溫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間絕塞
荒陬則辛酸動容聆疆蕃勁虜則懾駭禡情又使去親
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又
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
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
則乘其危橈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
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徙之人本以增戶
實邊立功自贖旣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

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劫執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譬輓軌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竦隱忍而不誅故忘身效節者抵諫於衆債軍緩救者畜姦不畏褒貶稱毀紛然

相亂公者直已不求諸人則罹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衆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爲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慙馭衆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無施戰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閭井日耗歛求日繁傾家析產權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

財匱於兵衆矣三失也今四夷最彊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趨敏動則中國懟其衆不敢抗靜則憚其彊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虺衆失爲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則僑四鎮隸安定以隴右附扶

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汧朔方則分朔方爲三節度其鎮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旣無軍法臨下莫能稟屬邊書告急方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焚矣兵以氣若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差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

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粟止於當身又爲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粟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縣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爲奏請遙隸神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爲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藉某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

成功觀其言校其實若曰不足取當艱之於初不宜詒
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內也
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
覈否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爲濫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
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
賜鈇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
令不以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
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
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乎靖難
則不可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罅不留息況千

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城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頃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椎剽矣嗇夫樵婦罄俘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遮礙敗者減百爲一獲者衍百爲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卹於罪陛下以權出已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

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
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
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
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
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元帥
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
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靈夏凡節
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
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所部州若府
遶東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

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不從也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伎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贄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諭旨慰勞韋臯數上表請贄代領劔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

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
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
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
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
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
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
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
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
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險澀
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

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
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
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皇宅卹乎旣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
書地苦瘴癘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贊謀及已平
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
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贊白罷翰林以爲與
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贊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
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贊論諫數

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帝
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考證

陸贄傳以水草爲居討獵爲生○討字疑射字之誤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考證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八十三

韋張嚴韓

韋臯字城武京兆萬年人六代祖範有勲力周隋間臯始仕爲建陵挽郎諸帥府更辟擢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署營田判官以殿中侍御史知隴州行營留事德宗狩奉天李楚琳殺鎰劫衆叛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降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旣歸節而留兵五百戍隴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臯爲帥將

劫以臣泚別將翟擘伺知以白臯雲光懼不克率衆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臯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爲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臯迎勞先納奴僞受泚詔卽讓雲光曰旣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生死臯曰大使固善苟無它圖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可入也雲光以臯諸生亡能爲乃命士委仗鎧臯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下至臯伏甲左右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它奴拜臯鳳翔節度使臯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聞乃授臯隴

州刺史置奉義軍拜節度使寵其功臯遣兄平及弇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連和隴坻遂安帝自梁洋還召爲左金吾衛將軍遷大將軍貞元初代張延賞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蕃其盜塞必以蠻爲鄉道臯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使招徠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苴那時以王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臯上言禮讓行于殊俗則拂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約束蠻鬼主驃傍苴夢

衝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
臯遣精卒二千與蠻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乞
臧遮遮臘城酋悉多楊朱及論東柴等虜墜死崖谷不
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遮遮尙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
也旣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
定進檢校吏部尙書初東蠻地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
倚閻羅鳳西結吐蕃徂勢彊弱爲患臯能綏服之故戰
有功詔以那時爲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驃傍和義王刻
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復與吐蕃盟臯遣別將
蘇崑召之詰其叛斬于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等蠻部

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
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襲詔臯出師牽
維之乃命大將董勗張芬分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
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搏棲雞攻下羊溪等三城
取劔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進
收白岸乃城鹽州詔臯休士以功爲檢校尚書右僕射
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
遠咄霸八國會長皆因臯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
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
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

吐蕃故臯治復之繇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臯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復鶴州吐蕃怨完壘造舟謀擾邊臯輒破卻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些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臯深入以橈虜臯遣大將陳泊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仇冕董振走維州邢玘出黃崖略棲雞老翁城高倜王英俊繇峨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濕山成溪臧守至道黎嵩韋良金趨平夷路惟明白靈關夏陽攻逋租

偏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苴那時等道西
瀘攻昆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
吐蕃拔其保鎮捕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
靈朔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
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譟而奮虜大潰
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
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詔檢校太尉會王叔文
等干政臯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
領劔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
遁去臯知叔文多釁又自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卽上表

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佐之姦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殛姦黨是歲臯暴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諡曰忠武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劇善拊士至雖昏嫁皆厚資之婿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者稱是其僚掾官雖顯不使還朝卽署屬州刺史自以侈橫務蓋藏之故劉闢階其厲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臯者詆所進兵皆鏤定秦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

繇是議息暢字達夫臯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爲蜀道易以美臯焉始臯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臯沒蜀人德之見其遺象必拜凡刻石著臯名者皆鏡其文尊諱之兄聿弟平聿以蔭調南陵尉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辟淮南杜佑府元和初爲國子司業劉闢與盧文若反臯子行式娶文若女弟聿不以聞闢平行式妻當沒掖庭有司并按聿或以道遠不應坐乃皆赦之終太子右庶子平與臯斬朱泚使者間走奉天上功擢萬年尉平子正貫字公理少孤臯謂能大其門名曰臧孫推蔭爲

單父尉不得意棄官去改今名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太子校書郎調華原尉後又中詳閑吏治科遷萬年主簿擢累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久之進壽州團練使宣宗立以治當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旣至無所取吏咨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以爲神不厭正貫登城沃酒以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歲旣病遺令無厚葬無用鼓吹無請諡卒年六十八贈工部尙書

劉闢者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韋臯府遷累御史中丞度支副使臯卒闢主後務諷諸將徼旄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卽位欲靜鎮四方卽拜檢校工部尙書劔南西川節度使闢意帝可動益驚蹇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卽以兵取梓州且以術家言五福太一舍于蜀乃造大樓以祈祥帝始重征討而宰相杜黃裳勸帝且言闢妄書生耳可鼓而俘也薦高崇文李元弈等將神策行營兵皆西使嚴礪李康犄角之詔許自新闢不聽崇文取東川帝乃下詔奪其官進破鹿頭關遂下成都闢從數十騎走至

羊灌田自投水不能死騎將酈定進禽之文若先殺其族縋石自沈于江失其尸檻車送闕京師尙冀不死食飲于道晏然將至都神策以兵迎之係其首曳而入驚曰何至是邪帝御興安樓受俘詔詰反狀闕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惡不能制詔問遣使賜節何不受乃伏罪獻廟社徇于市斬于城西南獨柳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次誅始闕嘗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闕卽裂食之唯盧文若至如平常故益與之厚而皆夷族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父玠少任俠安

祿山反使李廷偉脅徇山東魯郡太守韓擇木迎館之
玠率豪桀段絳等集兵將斬以徇擇木不許唯司兵參
軍張孚助其謀乃殺廷偉并其黨以聞擇木孚皆受賞
而玠去之江南不自言功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
尚氣自許以功名顯李光弼鎮河南盜起蘇常間殘掠
鄉縣代宗詔中人馬日新與光弼麾下進討建封見中
人請前喻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屯開譬禍福一日降數
千人縱還田里由是知名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
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令狐彰節度滑亳
奏置幕府彰不朝覲建封非之往見轉運使劉晏晏奏

試大理評事使筦漕務歲餘罷時馬燧爲三城鎮遏使雅知之表爲判官擢監察御史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卽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刺史李希烈旣破梁崇義跋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與相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杞倉卒不暇取它吏卽白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卽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齎僞赦二畀建封少游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僞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恚汗不自處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烈

又署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
壁霍丘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遷團練使帝還自梁少游
卒憂死進兼御史大夫濠壽廬觀察使是時四方尚多
故乃繕陴隍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票帥悍卒來戰
建封皆沮劬之賊平進封階又任一子正員官貞元四
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始李洧以徐降洧卒高
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縻不支於是李泌建
言東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埭橋爲江淮計口今徐州
刺史高明應甚少脫爲李納所并以梗餉路是失江淮
也請以建封代之益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

帥又賢卽淄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復爲雄鎮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詔會朝赴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以獻帝眷遇異等賜名馬珍具是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闕物屢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閭闔所奉及腳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農賣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宅費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辭帛欲亟去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間

爲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答曰
殘逋積負決無可歛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陳河
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徵皆病不能事左右得以
爲姦右金吾大將軍李翰好刺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
悉嘉可未幾制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
聞元已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
以餞于時雖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真等勲寵卓越未
有以詩餞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
寒弗渝故用此爲況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
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冊贈

司徒治徐凡十年躬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健黠亦未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子愔始以蔭補虢州參軍事建封卒府佐鄭通誠者攝留事畏其軍亂因浙西戍兵過徐謀引以爲援舉軍怒斧庫取兵環府大譟殺通誠及大將數人乃表于朝請愔爲留後假旄節帝不許披濠泗隸淮南詔杜佑討徐亂泗州刺史張仵以兵攻埭橋與徐軍遇仵大敗帝未有以制乃授愔右驍衛將軍徐州刺史知留後以仵爲

泗州留後杜兼爲濠州留後俄進愔武寧軍節度使元和初以疾求代召爲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武寧還濠泗隸徐徐人喜遂不敢亂而愔得行未踰境卒愔治徐七年其政稱治贈尚書右僕射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至德乾元中數出貲助邊得爲州長史西川節度使嚴武知其才署押衙遷恒王府司馬委以軍府衆務武卒罷歸會東川節度使李叔明表爲渝州刺史震以叔明姻家移疾去山南西道節度府又表爲鳳州刺史母喪解起爲興鳳兩州團練使好興利除害建中中劔南黜陟使

韋楨狀震治行爲山南第一乃賜上下考封鄖國公治
鳳十四年號稱清嚴遠邇咨美遷山南西道節度使朱
泚反遣腹心穆廷光等遺帛書誘之震卽斬以聞是時
李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蹕山南震聞馳表
奉迎遣大將張用誠以兵五千扞衛用誠至盩厔有反
計帝憂之會震牙將馬勛嗣至帝告以故勛曰臣請歸
取節度符召之卽不受斬其首以復命帝悅使計日往
勛還得符請壯士五人與偕出駱谷用誠以爲未知其
謀以數百騎逐勛館之左右嚴侍勛未發陰令焚草館
外士寒爭附火勛從容引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懼

將走壯士自後禽之用誠子斫勛傷首左右扞刀得免
遂仆用誠而格殺其子勛卽軍中士皆擐甲矣勛昌言
曰若父母妻子在梁州今棄之而反何所利邪大夫取
用誠爾若等無與衆乃服不敢動卽縛用誠送於震杖
殺之而拔其副以統師始勛赴行在踰半日期帝頗憂
比至大喜翌日發奉天旣入駱谷懷光以騎追襲賴山
南兵以免尋加檢校戶部尚書馮翊郡王實封二百戶
天子至梁州宰相以爲地貧無所仰給請進幸成都震
曰山南密邇畿輔李晟銳於收復方藉六師爲聲援今
引而西則諸將顧望責功無期帝未決會晟表至亦請

駐蹕梁洋議遂定然梁漢間刀耕火耨民采稻爲食雖
領十五郡而賦入纔比東方數大縣自安史後山賊剽
掠戶口流散震隨宜勸課鳩斂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
供億具焉車駕將還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詔改梁州爲
興元府卽用震爲尹加實封二百戶久之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保諡曰忠穆
從孫讓與宰相楊收善咸通中繇桂管觀察使擢爲江
西節度使改號鎮南軍時南蠻內寇詔讓募士三萬備
之或言讓廣補卒擅納縑廩及收得罪韋保衡以讓素
善收賂賄狼藉遣使按覆詔賜死

韓弘滑州匡城人少孤依其舅劉玄佐舉明經不中從外家學騎射由諸曹試大理評事爲宋州南城將事劉全諒署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全諒死軍中思玄佐以弘才武共立爲留後請監軍表諸朝詔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先是曲環死吳少誠與全諒謀襲陳許使數輩仍在館弘始得帥欲以忠自表於衆卽驅出少誠使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敗之汴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及殺陸長源主帥勢輕不可制弘察軍中素恣橫者劉錡等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牙門流血丹道弘言笑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

敢肆者李師古屯曹州以謀鄭滑或告師古治道矣兵且至請備之弘曰師來不除道也師古情得乃引去累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以官與太原王鐔等詒書宰相恥爲鐔下憲宗方用兵淮西藉其重更授檢校司徒班鐔上嚴綬以王師敗乃拜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然陰爲逗撓計以危國邀功者每諸將告捷輒紮日不怡元濟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李師道誅弘大懼因請入朝冊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崩攝冢宰俄出

爲河中節度使以病請還復拜司徒中書令卒年五十八贈太尉諡曰隱始弘自汴來朝獻馬三千絹五十萬它錦綵三萬而汴之庫廩錢尚百餘緡絹亦百餘萬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不可數弘爲人莊重寡言罪殺人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沉謀勇斷故少誠師道等皆憚之詔使至或驚侮不爲禮齊蔡平勢屈而後請覲然天子尊寵異等能以名位始終亦其天幸

子公武字從偃起家衛尉主簿爲宣武行營兵馬使以討蔡功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坊等州節度使弘入朝爲右金吾將軍弘出河中弘弟充徙宣武乃曰二父居重

鎮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職乎因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性恭遜不以富貴自處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恭

充本名瓘少亦依舅家李元爲河陽節度使署牙將元改昭義又從之元嘗謂賓佐曰充後當貴諸君必善事之未幾弘領宣武召主親兵元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無足累君者二女方幼以爲託遂辭去累授御史大夫弘峻法人人不自保充謙慎無少懈怠弘在鎮久不入見天子身又得士不自安固請入宿衛弘許之不卽遣後因獵單騎走洛陽朝廷亮其節擢右金吾衛將軍轉大將軍斥軍士虛名不如令者七百人歷少府監郵

坊等州節度使穆宗立幽鎮魏復亂王承元以冀兵二千屯滑州朝廷恐冀兵相誅爲叛徙承元鄜坊而授充檢校尚書左僕射爲義成軍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愿以李芥主留事帝謂充素爲汴士悅向詔節度宣武兼統義成兵討芥戰郭橋破之會李質斬芥遂入汴初陳許李光顏亦奉詔討芥屯尉氏意先得汴欲俘掠以餌軍而汴監軍姚文壽亦欲內光顏充聞其謀馳至城下汴人望見充歡躍無復貳者始帝遣人問破賊期充對汴天下咽喉臣頗習其人然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卽克帝喜曰充料敵若神加檢校司空籍芥所脅爲兵

者三萬悉縱之又責首亂者千餘斥出境令曰敢後者
斬由是內外按堵汴人愛賴之卒年五十五贈司徒諡
曰肅充雖將家性儉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生乘機
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李元没充爲嫁二女周其家自
弘去汴監軍選軍中敢士二千直閣下日秩酒肴物力
幾屈然不敢廢充未入時李質總軍事乃曰韓公至而
頓去二千人食豈不失人心乎不去且無以繼可以弊
事遺吾帥乎因悉罷之而後迎充李質者節士也始爲
牙將及弁爲留後邀帥節勸之不從弁疽發于首委質
以兵遂禽弁終金吾將軍

贊曰臯建封弘本諸生震興田畝間未有以異人及投
隙龍驤皆爲國梁楹光奮一時使不遭遇與庸夫汨汨
並齒而腐可也臯弘雖陰慝卒能以誠言自解長沒天
年宜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考證

韋臯傳始臯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臯沒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臣酉按舊書云臯重賦

歛以事月進致蜀土虛竭與新書所記殊不類然臯治蜀久功烈爲西南最新書似得其實

張建封傳是時宦者主宮市建封乘間爲帝言之帝頗

順聽○臣酉按舊書亦載此事于嘉納之下卽記蘇

弁希旨上信之凡言宮市者皆不聽較新書似詳備若止如新書云云則似宮市竟因此而罷矣